

兩個觸着佛教邊緣的哲人

(續完)

念生

——上接卅期本刊卅七頁——

半仁。愛護動物是仁，犧牲植物以愛動物則不是半仁，而是純仁，正如犧牲動物以愛植物，不是半仁而是純仁。因為動物賴植物而生存，是自然界的規律。仁是有界限的，愛護植物，只是仁的可能推廣，而在正式界限之內。更由遠而返之於近，愛護動物是仁；犧牲人類以愛動物也是半仁，愛護人類是仁，犧牲國人以愛人類，也是半仁；愛護國人是仁，犧牲鄉里以愛國人，也是半仁；愛護鄉里是仁，犧牲家族以愛鄉里也是半仁，愛護家族是仁，犧牲父母以愛家族，也是半仁。愛護父母是仁，犧牲本身以愛父母則不是半仁，而是純仁，正如犧牲父母以愛本身，不是半仁而是純仁。仁是有對待的，愛護本身，只是仁的內心起點，而沒有對待可言。以上由近及遠的半仁是順序的，很多人這樣作，但不應指半仁為純仁。由遠反近的半仁是不順序的，大學說：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，」本來不會有這樣事，但是若有了這樣事，也不應指半仁為不仁。仁的由近及遠，譬如步行上山，由基層起，一層一層的走，由父母而家族而鄉里而國人而人類而動物。所以儒教說孝弟為仁之本。仁的由遠返近，譬如乘飛機上山，已到絕頂，全山風景，都在眼下。能愛動物，則愛人類，愛國人，愛鄉里，愛家族，愛父母，都是不成問題。可以將大學的話倒說，其所薄者厚，而其所厚者薄，也未之有也，所以佛教首先建立了眾生平等的原則。這裏還有說明的，無論步行上山，走到中途不進，或乘飛機上山，一覽萬象而顧視不周，都是純仁的停頓而不是半仁。必須走了相反的道路，另有不仁的事，合仁與不仁，才是半仁，也就是該括了半不仁的意義。在這個看法奠定之後，先由中國歷史說起，最早的人與人爭，人與物爭，只有不仁而無所謂仁。其後人類懂了團結互助，就含有仁的成分。伏羲教民漁獵，愛護同類是仁，摧毀異類是不仁，仁與不仁，合為一事，乃是半仁的具體表現。後稷教民稼穡，屬於純仁系，孟子所說：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」狗彘食人食，而不知檢，塗有餓殍而不知發，則屬不仁系。因為狗馬彘都是享樂方面的事，不是慈愛方面的事。更推論之，祭祀而用犧牲，屬於半仁系，梁武帝以麩為犧牲，屬於純仁系，殷紂謂祭無益則屬不仁系。更推論之，瞽瞍殺人，舜撈負而逃，屬於純仁系。但亦有幾微半仁。因為那個被殺的人竟是白死了。但若接近世廢止死刑的理論，則又不成問題。舜棄天子位，瞽瞍失去了以天下養，他就足以償其被殺了。伊尹放太甲是純仁系，而霍光廢昌邑王則純仁而含有幾微半仁，因為霍光殺了助昌邑王為虐的二百餘人，似乎太過。如果這些人都是情真罪當，也就不成問題了。此外趙菊棄母，樂羊食子，田單火牛，都屬半仁系，他們忠於所事是仁，而忍於母於子於牛是不仁。劉邦分羹，吳起殺妻，賈

似道鬻蟋蟀，只算不仁系，因為他們只是為了私欲的滿足，而沒有仁的成分。禹驅蛇龍而放之，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，使人與動物各遂其生，是純仁系。至於田獵講武，田獵是不仁系，講武以保國安民是仁，只算半仁系，若馳騁田獵，以快心志就是不仁系了。以上舉例，照傳統評價錯誤的眼光看去，乃是不倫不類。現在按三系重分倫類，歷代萬事萬變，上至天下國家之大，下至飲啄言笑之微，都照這三系分晰來看，乃是我以佛教為立場的歷史觀。而現世的事，不論大小鉅細，也不出此範圍，乃是我以佛教為立場的人生觀。孟子說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我的看法，雖增加了一條中間路線的半仁，只是合併了仁與不仁兩面。是混合而非化合。成分不同，千差萬別，如油與水，裝在一個瓶裏，或油多水少，或水多油少，或油水均等，清清楚楚，毫不相混。至於純仁系與不仁系的事，是瓶裏純水或純油，更容易看出來。人類由原始生活進入文化生活，是由不仁而進到半仁，成一段落。但每人的天性，不但愛同類而兼愛異類，特有的廣大同情心，即陽明所謂良知，許懷徹所謂自發，是純仁的。聖賢權衡機宜，雖不得已而保持半仁，仍向純仁努力。常人牽引私欲，非不得已而屏棄純仁，竟以半仁為主。儒教多在半仁立場向純仁推動，佛教多在純仁立場向半仁號召。譬如驚濤駭浪，儒教乃舵工，身在水中而泊船靠岸，佛教乃繚手，身在岸上而牽船靠岸。反儒教，反佛教的共產黨，自處於不仁立場，則如水盜，推願全船覆於水耳；這是我根據佛教亦不違背儒教而建立的宇宙觀。因為許懷徹說到歷史事實，及真實生命錯誤評價，所以略述如上。不知與許懷徹理想裏的正確評價，相差幾何？我們再看王先生原文第十四段：

「對於這個精神衰敗的時代，許懷徹說他自己在知識上是悲觀的，而在願望和希冀上是樂觀的。我之所以悲觀，是因為我對於世事過程中因缺乏目的意志而造成的重累不勝負荷，我難得真的活着高興。在我四周無時不在演出的苦難，不僅見於人類，而且也見於所有的生命，對之我不能不以萬分遺憾，黯然憐憫。……但是無論我怎樣為世間苦難的問題憂心，我從不讓我自己為它而失却信心。我永久堅持着一個信念，便是我們每個人總可以竭盡靈力，使我們多少有補於時世。……我們每個人，都必須各自為謀，但是在立志救世上，我們却成了一體。……因此我還是樂觀的。從童年時起，有一個信念，我也始終堅持不釋；這是對於真理的信念。從真理產生的精神，我相信一定要比環境的勢力堅強。……以道德的肯定，接受世界，其中便已具有永久不會喪失的樂觀的意志和希望。因此也永久不會懼於面對可悲的事實，以正視其所以。」

佛教面對四周無時不演出不僅見於人類，也見於所有的生命的苦難，所以名這個世界為五濁惡世。但他們以道德的肯定接受世界，歷生歷劫，惟以救世為務，是具有永久不喪失的樂觀的意志和希望，永久不憚於面對可悲的事實，以正視其所以。較高的境界，則不但正視其所以，而且深知其所以。許懷徹的話是頗合佛理的。以下是王先生原文最末一段：

許懷徹於西歷一八七五年出生在德國亞爾薩斯的特撒堡(Kaysersberg)，過年便將達八十高齡。他著述繁富，專屬於思想方面的，主要有「文明的衰替與復興」(Verfall und Wiederaufbau der Kultur, 一九二三年)，「文明與道德原理」(Kultur und Ethik, 一九二三年)，「基督教與世界宗教」(Das Christentum die Weltreligionen, 一九二四年)，「使徒保羅的神秘思想」(Die Mystik des Apostels Paulus, 一九三〇年)，和散見於最近二十年來發表的講演和論文。上舉的第一和第二兩種著作，是他的巨著，「文明哲學」的前兩卷。「文明哲學」的第三卷應該闡述他的好生之義，似乎還未見問世。所有許懷徹的著作，在西方都經譯成各種語文，其中包括英文。他的自傳「我們生活的思想簡述」(Aus Meinem Leben und Denken)出版於一九三一年，有厄佛瑞特·斯基林斯(Everet Skilling)後記，補至一九四九年。在一九三四年(民國二十三年)中，許懷徹曾被邀請參加歐洲的宗教慈善團體，來中國救濟水災，後來他因為一時不能離開非洲，所以沒有成行。但是他和中國在精神上因緣之深，還可於下一事見之。在他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果的消息當天，他從書架上抽出了老子「道德經」，翻讀了它的第三十一章：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，故不美也。若美，必樂之；樂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……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。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，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」

這一段無甚深意，我照錄到底，以存原文真相。我的最後結論：萬物一體之仁，雖然是人類自發的天性，為歷代聖賢之所倡導，但事實就多數人說，只作到人類一體為止。釋迦佛之說法稍先於孔子。因為那時印度文化較為發達，毅然嚴格的實行萬物一體，亦祇能行於少數信徒，不能一道從風。佛教到了中國，不但合於人類的良知，更合於古代聖賢之所倡導，所以水乳交融，風行無阻。而一部儒家，抱殘守闕，懷了門戶之見，因為反對佛教，並反對萬物一體，只以作到人類一體為登峯造極。這個錯誤思想，阻止了人類文明的進步。一直到南宋，理學家興起，本於良知，求之古籍，又有萬物一體的發現。所以程子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，而朱子稱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，就是指此而言。這個學說，至陽明而暢加發揮。

陽明反對朱子，僅是內部的異同，而大體是一致的。但這一些人，說是說，行是行，說了一丈，不能行得一尺。尤其因為反對佛教，說得比佛教還高，如陽明將一體之仁推到互石，而所行的依然以人類一體為限。能說而不能行，雖然在社會上不發生多大作用，而有這一套說辭，畢竟給安常守故的人，開拓無限思想。在中國方面是這樣，而在外國方面，近百年來，西洋文明，突飛孟晉。人性是相同的，自然發現了萬物一體的認識。因為西洋人的實事求是，社會便有所謂反屠主義，蔬食主義，比中國更作得有聲有色。哲人蕭伯納及羅素等，都能實行素食，勝於陽明遠甚。至許懷徹而集其大成，以樂生好生為號召。這時候由大體上看東西文化，已是同一趨向，可以合稱為人類文化。王先生寫這一篇文字，更有助於雙方文化的結合，人類文明的進步。陽明與許懷徹，雖都反對佛教，乃是限於不懂。陽明只看了佛教出家的逐世離羣部份，口口聲聲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」，他不知道學佛不限於出家，惟佛教對於萬物一體的實踐，才能阻止侵略，消弭殺機，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。觀於前引李石曾先生的話，此理已不待再陳。許懷徹只看了佛教小乘的灰身滅智部份，認為佛教不是樂生，那末怎樣是樂生呢？我們再由佛教根本四重戒說起，若說佛教戒殺，戒盜，戒邪淫，戒妄語是不樂生，就得說縱殺縱盜邪淫妄語是樂生，這樣樂生，是只能發展到不好生，不能發展到好生的。惟有佛教才是由樂生而好生，以好生為樂生。世俗說佛教消極，消極於作惡，正是積極於為善，不分善惡而空言消極，出於常人之口則可，出於學者之口則不可。陽明與許懷徹之反對佛教，祇是不懂而不是反對。我所以提出這個問題，作進一步的討論。我認為陽明與許懷徹，除了在實踐方面，不能貫徹其主張外，(對許懷德尚有？號)所有名言高論，都值得加以研究。若是腳踏實地的作去，自必承認佛教是真正歸宿。我希望研究佛教的人，應該了解陽明學說，以證儒佛的真理相同，更應該了解許懷徹學說，以證中外的真理相同。在這兩層了解之後，更能認識了佛教的真正價值。而研究陽明及許懷徹學說的人，若能進而了解佛教，才知道他們的學說，途徑雖然不差，而對於人生問題，尚未能澈底解決。可以逐論語的調子說：由人類一體之說一變至於王陽明許懷徹，由王陽明許懷徹一變至於佛。說到這裏，我想起一件經過的事，作為本文結束。當日我在哈爾濱時，有一位專門研究陽明學說的人，一日同走到一個露天飯館，竈上正在那裏殺雞煮魚，我指給他說：「這不是萬物一體之仁」？他默然不語，並沒舉養親祀神宴賓的理由以為解釋。因為在耳聞目親之下，良知不許他那樣解釋。惟有身到屠場的人，才知道違背良知的醜惡，而從事屠場的人，習慣成自然，反而不以為非。若不從此等處回光反照，切實勘察，一切都是戲論。(全篇完)